融合、前瞻、創新—文化志向的形塑

●曾道雄／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

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，本來就具有高度的融合性，原住民文化、河洛、客家、日本、中國以及西洋文化，交織成台灣現代的文化風貌。今天的台灣，在全球化的座標上，應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，融合這些不同的文化特質，建立自己的文化志向，前瞻願景，並積極創新。

一、前言

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之後，發表了十分不利台灣的「三不」政策，然後他為了減少國會議員的批判，隨後宣佈每年五月的第一個星期，為「台灣週」。當然這是柯林頓的政治手法。但既然有所謂的「台灣週」，我們乃可順勢而為。

我把這個消息立即告訴當時的文建會林澄枝主任委員，而林主委也很快地作了決定，將動身到紐約「台北劇場」表演的「小西園布袋戲團」，延長演出日期，並擴及到紐澤西州等美東地區加演場次。我的孩子剛好也住在普林斯頓，他就藉著當地電子公司的贊助，把「小西園」的節目推荐給普林斯頓地區的居民，包括教授群、電腦設計工程師和台僑來欣賞。演出因規劃周詳，十分成功，只是中國學生及僑民反應十分冷漠。但演出完後的酒會上，有位台僑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：「我們知道小西園代表著台灣本土的布袋戲團，但是為何演出的內容，都是中國歷史的故事？」

就純粹文化的觀點而言，故事背景的取材是無關緊要的，重要的是故事本身的主題和精神，這就像維爾第寫埃及故事的「阿依達」，普契尼寫日本的「蝴蝶夫人」或莎士比亞寫義大利的「凱撒大帝」一樣。但是台灣的文化主體性在那裡，有無題材可創造，內容能否表現台灣過去和現代的精神，以及文化思維，才是真正的課題。其實「小西園」是演出的團體，有無台灣本土的故事作題材，應該去問那些編劇者，那些文史的工作者，以及戲劇的創作者。其實，台灣除了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之外，漢人強勢文化的發展，以及後來東洋及歐美文化的影響，已使台灣形成了今天時空交織下的多樣性文化現象，因此任何以偏概全的追溯或取樣，都難以真正表現台灣文化的全貌。今天要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，必須站在廿一世紀的時空座標上，綜觀台灣的文化現況加以深思、融合，然後重新出發，而其中的要旨乃是在於「前瞻」與「創新」。

二、原住民珍貴的傳統文化

我們台灣原住民屬於太平洋南島語系的民族，近年來，人類學者從血緣、文物、

語言及歌舞等方面的研究，已證明台灣原住民與源自中國內陸的民族不屬於同一系統，這可從四川出土的三星堆，以及已知的黃河流域的古文明遺物，看出不同。台灣原住民的海洋性文物與服飾，鮮艷美麗，成爲台灣文化的珍貴遺產。漢人遷徙來台後，因爲強勢文化的影響力，使平埔族漢化嚴重，但漢人也因通婚而使後代融合了平埔族的血統。只是居住在高山和東部的原住民，則仍能保持著他們文化的傳統與特質。這種傳統雖經日本統治以及中國新移民和歐美文化東漸的衝擊，有逐漸流失之勢，但近年來維護原住民文化的意識覺醒，才重拾起尋根及保存文化的工作。而保有這些多采多姿的原住民文化，我們也才能保有在未來創作上的源泉。

本人並非研究我們原住民文化的專家，但很願意就個人所知及收集得到的粗淺資料，與各位共享，作初步的認識。而我相信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珍貴文化寶藏。

（一）原住民的圖騰與紋飾

台灣原住民屬於廣佈於太平洋地區的南島語族最北的一支，族群種類繁多，除了較早與漢人接觸的平埔族外，還有泰雅族、賽夏族、邵族、鄒族、布農族、魯凱族、排灣族、阿美族、卑南族及達悟族（雅美族）十族。由於群居和結社，各自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也都有不同的圖騰崇拜，形成各族群的共同象徵符號。

泰雅族人在童年時，無論男女，都要在前額刺下代表族群識別的額文。在魯凱族中，男性勇武善獵者，頭目會賜權，配戴百合花，女性貞潔者也可獲賜權，配戴百合花。排灣族和魯凱族注重社會階級區分，貴族的身份常藉住屋及器物上雕刻的圖案，或服飾衣物來表現，如常見的人頭、人形、百步蛇紋等。

百步蛇是排灣族的圖騰符號，因爲他們自認爲是百步蛇的後代。麻線配上暗紅色的菱形圖案，是泰雅族人心中祖先的眼睛。琉璃珠不但有男珠女珠之分，每顆珠子因紋色不同，也各有名稱意涵，充滿了神秘之美。

達悟族男人一生一定要製造一艘有太陽紋飾（代表眼睛）、蛇紋（代表波浪）、花紋（代表群體）等圖案的船，來表現自己英勇的氣概。因爲世代相傳，台灣原住民都有族人特有的符號，來辨識同族的人民及文化風格。

（二）原住民的器物裝飾

原住民的藝術既美觀又實用，大多來自日常生活，部分來自神話與歷史故事。原住民的器物大多以木材、竹子、石板、陶土等爲材料，其中以排灣族與魯凱族的器物裝飾最豐富，他們雕刻藝術的成就很高，大多採用浮雕，百步蛇是很常見的圖案。另有保存久遠的立柱石雕、壁板石雕等，風格雄偉而奇特，同時也是重要的原住民文物。

蘭嶼達悟族裝飾漁船的雕刻也是獨樹一格的。漁船造形具有流線形的美感，船身彩繪著幾何形圖、人像、家族徽號。達悟族的漁船造形與圖案之美，和他們婦女們的甩髮舞一樣遠近馳名。

（三）原住民的服飾

台灣原住民的穿著，可區分爲日常穿著的常服以及喜慶節儀穿著的盛裝。常服較爲簡便，我們可藉盛裝的服飾來欣賞原住民紋飾之美。

原住民盛裝時才戴帽，如阿美族的羽冠及魯凱等族的帽子。盛裝之時，除衣服華麗之外，並佩帶各種飾物如頭飾、耳飾、頸飾、胸飾、肩飾、腳飾、肩環、腕環

等，其實料多爲獸牙、貝殼、琉璃珠和銀銅等，五顏六色，光彩奪目，而男子佩刀，充分表現武勇之姿。

原住民喜歡用刺繡、貼飾與綴珠等方式來裝飾服裝、人頭紋、人像紋、蛇紋、幾何紋等紋飾，在魯凱族和排灣族的服飾中十分常見。

織布是台灣傳統原住民婦女每天重要的工作……，例如泰雅族的婦女們常在天未亮時，就起來織布。她們把輕便的織布機擺在兩膝之間，自己就盤坐在地板上「咚、咚」地織起布來。而孩童在睡夢中，也感受到母親從機上傳來的又溫馨、又規律的節奏。

阿美族是一個非常重視年齡階級的母系社會，從服飾中可以明顯的分辨出不同的年齡與階級。女子頭飾主要以各種珠穗、塑膠吸管、亮片、珠子、白色羽毛爲材料。男子各階級所戴的冠帽都可作爲區別階級的標準；跳舞時的舞冠多數用羽毛製成，也裝飾著極美的穗子及花球。

色彩上，北部阿美族（花蓮地區）以紅、黑、白爲主，南部阿美族（台東地區）顏色鮮豔、色彩豐富、黑、紫紅、黃、綠、紅、橘色都有，而且喜歡披上綴有彩色穗子的霞帔。

男子穿著裙子是台東縣阿美族的特色。阿美族的飾物常具有巫術的性質，其中，古老的青銅圓鈴，及圓而透明的深紅色玻璃珠，深具特色，不施巫術時，則放在巫師箱中好好珍藏。

（四）布農族的祈禱小米豐收歌

祈禱小米豐收歌

香甜可口的小米粥令人食指大動，小小的金黃色顆粒——小米，是布農族等原住民的主食。他們從種植到收割，都要經過辛苦的過程；而爲了祈求與慶讚農作的豐收，在「播種祭」中，布農族人唱出了和諧的「祈禱小米豐收歌」，這種由人們和土地、農作不可分割的親切關聯，發展出近似宗教祈福的歌曲，也就成了一種最珍貴的文化遺產。其實，像布農族的祈禱小米豐收歌一樣，在台灣各地還有許多珍貴的傳統民俗歌舞。

祈禱小米豐收歌，在布農族語叫作「Pasi Haimo」或「Pasi But But」，是布農族人從事農業祭祀時的一種複音歌謠。關於這首歌謠的起源，有以下爲人所傳誦的故事。

瀑布與蜜蜂的傳說

根據高雄縣郡社群的說法是：有一群布農族的祖先出外狩獵時，見到瀑布流瀉在深幽的山谷之中，其迴盪在幽谷中的聲響悅耳壯闊。當他們回到族中，發現當年的小米收成，比往年來得豐盛許多，因而認爲所聽到的瀑布聲是神明對豐收的預示。從此每年小米播種之後，部落中的男子便以歌聲模仿瀑布聲，用以祈禱來年小米豐收，更成爲布農族世代傳唱的歌謠。

另外，根據台東縣郡社群及南投信義鄉明德羅娜部落的說法，則是：有八位獵人在林中狩獵，他們發現一棵巨木橫在地，有成群蜜蜂展翅嗡嗡飛鳴，布農族的獵人祖先們從未聽過如此美妙的天籟！同樣的，當他們回到族中，發現當年的小米收成，比往年更加豐碩，也認爲這是祖靈比哈尼（Behanin）的預告。因此每年小米播種之後，就模仿蜜蜂嗡嗡，向比哈尼神靈祈求播種的小米能夠豐收。

祈禱小米豐收歌的唱法非常特別，是民族音樂學上的一個重要研究素材，在世界的學術上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

傳統上，祈禱小米豐收歌分四部合唱，

只是唱法較爲特別，沒有歌詞，只有母音O、E、I，從第一部開始，其他聲部依序加入，聲音逐漸高昂，最後在第一聲部與第四聲部長長的和諧五度下結束。布農族人認爲，結束時這種和諧的聲音非常美好，也是布農族天神最喜愛的聲音。

布農族打耳祭

打耳祭是布農族最重要的祭典之一，藉由祭典祈求來年獵物豐碩。通常祭典從天還沒亮就開始舉行，由祭司取出今年度獵到的鹿耳，每個參加打耳祭的男子朝鹿耳射一箭，婦女和牲畜都要避開。之後，再由祭司唸咒，並分食玉米和肉品，整個打耳祭就算大功告成。

分佈在全台灣和蘭嶼等離島的原住民十大族群，他們的歌舞多采多姿，已成爲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散發著旺盛的生命力。例如：泰雅族的舂米歌、卑南族的下山歌、排灣族的鼻笛和五年祭、邵族的杵歌，以及達悟族的甩髮舞、勇士舞等，都表現各族的特色。這些珍貴而且令人感動的原住歌舞，正等待著我們一起去欣賞呢！[1]

值得一提的是「五年祭」，它是排灣族最重要的祭典，傳說他們的祖先爲了避荒年，將七名子女分散各地謀生，約定每五年由長者手持竹竿，帶領大家回家團聚祭祖，以排灣族人相信祖靈每五年會回來，大家便舉行盛大的祭典來告慰祖靈。

此外，尚有北部泰雅族的「口簧琴」、苗栗地方賽夏族的「矮靈祭」等，都呈現著台灣原住民豐富且多采多姿的海洋絢麗文化特質。

三、漢人鄉土藝術、音樂與西方文化東漸

簡要敘述原住民的紋飾及傳統歌舞之後，也讓我們來回顧台灣福佬及客家的一些鄉土藝術與音樂。

由北而南，我們可以看到宜蘭的「歌仔戲」、「北管」，以及火車通行之後的「丟丟銅仔」等民謠。桃竹苗的客家九腔十八調（平板、挑擔歌、十八摸等），苗栗的「勸世文」與「撐船歌」。鹿港的「南管」，彰化、嘉南等地的「布馬陣」、「牛犂歌」、「桃花過渡」、「十卦調」，美濃的「山歌調」、「大埔調」，屏東的「恆春調」等。此外還有傳統的漢人廟會、婚喪、節慶和禮俗等。

然而這些較強勢的福佬、客家的鄉土文化，進入二十世紀之後，卻也如同原住民傳統文化一樣，受到東洋文化及西洋文化東漸的影響。事實上，日本在大化革新與明治維新之後，已形塑成一種東西互用，傳統與現代並行的文化面貌，五十年的統治台灣及皇民化運動中，台灣原來的文化化成一股潛流，仍延續不斷。接著國民黨來台，因高壓統治，以及社會價值觀的嚴重差異，使中國文化與台灣本身形塑出的文化變得十分陌生，且難以相容。接著西方文化東漸，它強力地主導著文化的取向，也使中國的中原文化與台灣的文化相互間的衝擊淡化了。

但身爲一個海洋的國家，台灣本來就具有高度的文化「融合性」。原住民文化、河洛、客家，日本、中國以及西洋的文化，交織成台灣現代文化面貌。今天的台灣，在全球化的座標上，應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，融合這些不同特質的文化，建立自己的文化志向，開創未來，而這些工作，仍然回到我前面所敘的「前瞻」與「創新」兩大主軸之上。

這些工作，必須從教育和社會工作同時

並進。事實上，美國人在新大陸開創的「西部精神」，以及海明威等人作品，也都是藉著「融合」、「前瞻」與「創新」，而形塑成美國的文化志向與特質，堪爲台灣作參考。

四、創作示例

就以台灣北部野柳的「女王頭」爲例，很多人都知道：廿五年之後，可能會因人爲以及大自然的侵襲而斷裂。基於文化、景觀，以及對台灣環境生態之關懷，我試著爲「她」編個「舞劇」，作爲創作的拋磚引玉工作。（當然我們還可以取用其他歷史題材：如二二八歷史、民俗與傳說等）。台灣文化的志向，唯有「創新」才能塑造自己的特質與風貌，這是一條我們必須走的道路。

野柳綺想曲（舞劇）——曾道雄

人物：阿蘭——漁村少女
卡魯——鄰村青年漁夫
海神
阿雅——鄰村的少女，比阿蘭年長
阿蘭的父親（序曲及終場中，飾演祭司）
漁村部落老少

地點：台灣島上、北部奇岩海岸的部落漁村（現今的野柳海邊）

時間：很久很久以前

序曲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台灣北部海岸，現今野柳地方，有一個依海爲生的部落族群。每年，在祭司長老的指引下，族人圍著「女王頭」的岩石獻花，他們唯恐女王頭斷裂，只小心翼翼地在她面前擺上貝殼、海螺等裝飾，少女們在石像和仙履鞋的岩岸平台上舞蹈。族人每年在東北季風吹過，巨浪拍擊岩岸時，舉行祭典，那一波波洶湧的海浪，有如海神的咆哮，長老也正在爲孩子們訴說一個古老的故事……。

祭拜海神的儀式

部落村人正在落日餘暉中，舉行一年一度的祭拜海神的儀式，祈求漁獲的豐收。阿蘭是個十五、六歲的女孩，跟著父親來參加這個盛會。她穿著簡樸，快樂地穿梭於人群之中。

當夜幕低垂，村人點上火把時，人群中出現了三位鄰村來的青年漁夫，他們走過來和阿蘭搭訕，父親則嚴肅地從另一旁打量著三位青年，想要知道他們是誰。三位年輕人見狀瀟洒地離開。但其中一位叫卡魯的，特別喜歡阿蘭。他臨走時送給阿蘭三顆漂亮的小貝殼，阿蘭的臉龐在火光的照耀下，更加紅潤了。

這時在人群的驚嘆聲中，簇擁出一個豔麗動人的女郎，她叫阿雅，看來比阿蘭大個三、四歲。阿雅頭戴花冠，身披彩衣，項上除了各種成串的貝殼之外，還有一個珍珠項鍊。她的艷麗吸引了三位青年的目光，三人跟隨她而去。阿蘭一時若有所失，這時父親在背後叫醒她，並塞給她一個竹編的籃子，要她去海邊撿貝殼。阿蘭說天已黑了，但父親說今晚是滿月，阿蘭只好提著竹籃子離開了熱鬧的盛會，走向海邊。

海神的約會

阿蘭獨自來到岩岸邊揀貝殼。入夜後，一輪明月果真破雲而出，照著阿蘭的身影，阿蘭回想起今天盛會的情景，不由得揀起籃子中最大的兩顆貝殼，開始在月光下舞動起輕盈步履。舞到疲倦時，竟不知不覺的伏在岩石上，聽著海濤聲，睡著了。

這時，海上浮出一個巨大的身影，一個

壯碩的大漢，身披漁網，緩步走到阿蘭身旁。阿蘭在矇矓的睡意中以爲是個夢，直到那碩漢潮濕的手指碰觸到她的頭髮，阿蘭才驚醒過來。

那從波浪中出現的碩漢告訴阿蘭，他就是村人每年祭拜的海神，阿蘭一聽，害怕地丟下竹籃子，退後好幾步，那撿來的貝殼散落在石岩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響。這時，海神展現溫和親切的態度，親自俯身爲她揀起顆顆貝殼，然後又從腰帶間卸下一串珍珠項鍊，伸手遞給她。阿蘭想到今天傍晚盛會中，阿雅的珍珠項鍊，海神手上的這一串，比起阿雅的更爲亮麗，阿蘭的神情漸漸安定下來。

海神告訴阿蘭，雖然村民每年祭拜他，但他在海裡還是相當孤獨，因此希望阿蘭成爲他的朋友，可以在月夜下談心，也希望她接受他的感情。海神隨手又拿出一顆鑽石，輕輕地放在阿蘭的手心上，那鑽石在月光下散發出七彩的光芒，阿蘭又想到祭典中阿雅的珍珠項鍊和她煊耀的眼神，就在迷惑中接受了這個定情的禮物，天真地接受了海神的愛。

海神要阿蘭說出信守愛的保證，阿蘭一時高興，就半開玩笑的說：如果她背棄他，就變成岩岸上的石頭好了。海神滿意的點頭，他告訴阿蘭一些海底的神話，直到夜深才回到海裡去。

月光下之吻

過了一年，這期間阿蘭經常在月夜裡，來到海岸邊和海神約會，聽他訴說海上和海底神奇的故事。海神給她更多的海中珍奇珠寶。阿蘭的父親也很少出海捕魚了，村人都很好奇，爲什麼阿蘭和她父親很少出海捕魚，卻日漸富有？

今天又是祭拜海神的日子，由於今年漁獲的豐收，村民高舉著海神的神像舞蹈著。去年那三位鄰村的青年又來到村中，而那位美麗的女郎阿雅也陪他們一起到來。這時阿蘭梳著女王頭的髮型，盛裝出現，額頭和胸前閃爍著寶石炫麗的光彩，吸引了眾人的眼光。那三位青年立刻擁了過來，而原來大家所奉承的女郎阿雅，見狀又嫉又氣，隨著村民隱沒在熱鬧的人群之中。

三位年輕人爭相和阿蘭跳舞，最後僅留下其中的卡魯與她兩個人。阿蘭原來就比較喜歡卡魯，於是雙雙起舞，一直舞到偏僻的海邊岩洞之前。海浪陣陣拍擊著岩洞，和著年輕人的心跳和脈搏，發出動人心魄的聲響。阿蘭忘情的與卡魯跑到岩岸邊，炙熱的身體雙雙躺在冷涼的岩石上，卡魯吻了阿蘭，她也沒有拒絕，而這時海水在兩個年輕人的腳邊洶湧著，月亮也隱藏著臉，躲到雲層裡去了。

承諾的代價

驀然一聲，海神從水中躍起，抖落了滿身的海水，出現在阿蘭和卡魯的身後，兩人在愛情的喜悅中，突然驚醒從地上爬了起來。卡魯爲了保護阿蘭，緊緊地把她抱在懷裡，海神一看更是怒氣沖天，他斥責阿蘭的背信和負情，一把抓住阿蘭的手臂，不待她的解釋，便將她拉著往海裡走，卡魯爲救阿蘭，與海神展開搏鬥。

阿蘭呼喚大家來救人，卡魯的兩個朋友及時趕到，海神不敵三位年輕人，只好退回海中。

但海神不甘罷休，他在阿蘭背棄和爭戰失敗的雙重積恨下，鼓起了滔天大浪，不但捲走了三個年輕人，而且以海嘯般的巨大力量沖毀部落村莊，以及原來祭拜他的神壇，村中老少在其震怒和肆虐下哀嚎求救。

這時阿蘭隻身出現，勇敢的走向海神，

請他放過全村無辜的生命，她願依她先前的承諾，化爲岩岸上的石頭，消滅平息海神的憤怒。但海神不聽她的請求，阿蘭率性就把海神贈送給她的一雙金履鞋丟還給他，其中一隻掉入海，另一隻卻仍留在岩岸邊。海神在嫉憤之下，立刻依其所求，當阿蘭轉身以悲愴的眼神凝視村人的時候，瞬間就被變成岩岸上一座女王頭石像。

海水漸漸退去，村人的性命得到了保障。月光再現，只見無限悔恨的海神，跪在女王頭石像前，低首哭泣，然後孤獨落寞的沈入冰冷的海中。

後奏

村中長老敘述完這段傳奇之後，村人不禁唏噓，再度爲女王頭獻花，並以舞蹈致敬，因爲阿蘭這位純真無邪的女孩，捨棄了自己的愛情、夢想，犧牲了生命，拯救了全村人的生命。

這時天已破曉，晨曦照映在女王頭的臉頰上，日復一日，女王頭守護著漁村。但在一年一度的祭祀中，女王頭的眼角似乎特別潮濕，人們分不出那是海潮的霧水，還是眼淚。

五、結語

以上的舞劇故事「野柳綺想曲」，可以依考據地方原住民部落的文化，在舞蹈中加入其傳統歌舞。現代的配樂中，也可加入原始傳統的樂器。這個舞劇只是多樣創作題材的其中一種。因它以現代劇場和舞台表演型式呈現，也易於適合各國劇場條件中演出。但在視覺藝術、紋飾、道具以及舞蹈本身，則應具有台灣、太平洋南島語系的獨特色彩。

文化也者，實質上乃是人類群體生活經驗的傳承與累積，多元文化更有如花園中不同顏色和形態的花卉，均應加以愛護和培植。台灣不怕不同文化的交織，只要我們有寬宏的態度加以兼容並蓄。事實上，像美國和傳統的歐洲，他們已漸能自我尋求，獲致多元文化的交融之道；日本雖自我文化的內聚力很強，但他們也走過中國及西洋文化的歷史，綜合出大和民族的文化特質；而現在的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也正在學習，如何將馬來、印度、華人等文化相呈並茂。台灣的文化志向，應珍惜現存的不同文化資源，迎向未來。若鄙視自己文化傳統，或儻同伐異的文化觀，都是不健康的。出泥而不染的蓮花，得依賴污泥的養分才能成長。文化更應是相敬相惜，而且超越族群偏見的。英國的女鋼琴家赫斯（M. Hess），在德軍轟炸倫敦的砲火中，不停地在電台和軍營中演奏，以鼓舞人心士氣，成爲英國二次大戰中的英雄藝術家。但她所演奏的，卻多是巴哈、貝多芬、舒曼或布拉姆斯等人的德國音樂，英國人除了感佩赫斯女士之外，無人責怪她彈奏德國音樂，英國人有此藝術文化認知和恢宏氣度，也難怪他們在大戰中能矗立不搖。而赫斯女士，也正以德國偉大的音樂和其民族先賢的高貴心靈，給予希特勒和納粹極大的譏諷。

台灣在太平洋之濱，地方很小，但眼光以及文化的志向必須遠大，這樣才能融合自己豐富多彩的文化，開創新局，以前瞻與創新，匯入世界文化，在廿一世紀的第二次文藝復興中，克盡己責，共同提升人類的精神生活。

【註釋】

1.以上原住民資料係引用曾道雄主編之「光復書局」九年國教教材——《藝術與人文》。 ◎